

[俄]普希金

黑桃皇后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Александр Пушкин: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Xeimenggu 'Kenmin Chubanshe

[俄] 普希金

黑桃皇后

文良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1/ 蔡磊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2

ISBN 7-204-05540-3

I. 世…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世界-近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7459 号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一)

蔡磊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33.5 字数: 7800 千

2001 年 2 月第一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6 月第二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4-05540-3/I·1000

定价: 328.00 元

目 录

黑桃皇后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6)
第 三 章	(14)
第 四 章	(22)
第 五 章	(27)
第 六 章	(30)
结 局	(34)

上尉的女儿

第 一 章 近卫军中士	(35)
第 二 章 向导	(45)
第 三 章 要塞	(56)
第 四 章 决斗	(64)
第 五 章 爱情	(76)
第 六 章 普加乔夫暴动	(85)

第 七 章	攻 击	(96)
第 八 章	不速之客	(105)
第 九 章	别 离	(115)
第 十 章	围 城	(121)
第十一章	叛军的村寨	(129)
第十二章	孤 女	(141)
第十三章	被 捕	(149)
第十四章	审 判	(156)
附 录	被删去的一章	(168)

杜勃罗夫斯基

第一卷

第 一 章		(181)
第 二 章		(190)
第 三 章		(197)
第 四 章		(203)
第 五 章		(206)
第 六 章		(212)
第 七 章		(217)
第 八 章		(219)

第二卷

第 九 章		(224)
-------	-------	-------

第 十 章	(233)
第十一章	(237)
第十二章	(243)
第十三章	(249)
第十四章	(254)
第十五章	(256)
第十六章	(259)
第十七章	(262)
第十八章	(269)
第十九章	(272)

戈留辛诺村的历史

戈留辛诺村的历史	(276)
----------------	-------

传说中的时代

特里丰村长	(291)
管家xx的治理	(295)

罗斯拉甫列夫

罗斯拉甫列夫	(297)
--------------	-------

射击

第一章	(310)
第二章	(318)

暴风雪

暴风雪	(324)
-----------	-------

棺材铺老板

棺材铺老板	(339)
-------------	-------

驿站长

驿站长	(347)
-----------	-------

村姑小姐

村姑小姐	(359)
------------	-------

黑桃皇后

黑桃皇后意味着复仇的秘诀。

—— 最新解梦书

第一章

在寒冷的冬日，
他们时常聚在一块儿，
吸烟，

那些年轻人都会
前来下注
取乐。

倘若其中有谁赢了
他们就给输钱的
记账，

就这样，他们日复一日地
打发着时光，
赌牌。

这天，近卫军骑兵军官纳鲁莫夫的家中聚集着一伙人在打牌。漫长的冬夜在不知不觉中已然逝去，黎明五点多大家坐下来才用餐点。赢钱者举叉大咀，其他人则却惘然若失地坐到空餐具前。然而等到席间上了香槟酒，交谈马上变得活跃起来，大家又聚到一块儿侃侃而聊了。

“舒林，你玩得怎么样？”主人问。

“还像往常一样，输了。活该我走背字，我赌牌从不加注，从不心急火燎，不管牌局怎么样向来不犯迷糊，可到头来就是总输！”

“你就连一次也没动过心么？就一次也没押到过那张必赢的牌么？……你可真深沉，我算服啦。”

“您看，赫尔曼那才叫深沉！”一名客人指着年轻工兵军官说，“他向来没玩过牌，也从未叫过加注，可始终陪着咱们坐到凌晨五点，一直观望着咱们打牌！”

“我对打牌特别有瘾。”赫尔曼说，“然而为了发横财将我活命的本钱赔进去，那我可不干。”

“赫尔曼是个德国佬，节省着呢——他就是这么个人！”托木斯基说。“假如说还有人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我的祖母安娜·费多托弗娜伯爵夫人啦。”

“怎么会呢？怎么回事儿？”客人全都提高嗓门问道。

“我也弄不明白，”托木斯基接着说，“我奶奶为什么戒了赌！”

“八十岁的老太太戒了赌，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纳鲁莫夫说。

“这么说，你对她一无所知吧？”

“这倒是！我确实一无所知！”

“哦，那么您听我讲吧：

“首先应该告诉你们，她在六十年前去过巴黎，成为那儿的风流明星。许多人都追逐她，想一睹这位 la Vénus Moscovite 法语：来自莫斯科的维纳斯；法国元帅黎彻留曾对她狂追不舍，我奶奶发誓说为了她对他的冷漠，把他折磨得几乎饮弹自尽。

“当时女士们玩一种叫法罗的纸牌。有一次她在宫中与奥尔良公爵赌牌，结果输掉了不少钱。回家后奶奶一边揭下脸上的俏皮膏一种装饰品，解下箍骨裙，一边告诉爷爷输钱的事儿并让他去付欠赌债。

“我记得，先祖父原本是奶奶的管家。平常他见到她就像见了母夜叉。可当时听到她输掉了这么嚇人的一大笔钱，也不禁勃然大怒。他拿出账本来，让她看半年之内他们竟然花掉了五十万，并再三声明他们在巴黎并没有像在莫斯科乡下或萨拉托夫乡下那样的费财，所以满口回绝了偿付赌债之事儿。奶奶搥了他一个耳光，就独自去睡了，以此表示对他已无好感。

“次日，奶奶令仆人把爷爷唤来，期望这种家庭的惩罚能在他的身上生效，然而她发觉他毫无动摇之意。有生以来她头一次落到与他协商和解释的地步。她想使他觉得过意不去，便低声下气地对他解释，说债务也有所不同，欠公爵的债和欠马车夫的不能等同看待——可这有什么用呢！爷爷简直反了天。不成，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弄得奶奶简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她有位交往很深的友人，那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你们可曾听说过圣·热曼伯爵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出现在巴黎上流社会冒险家么，人们谈起他的怪事多极啦。你们可知道他冒充过流浪的茨冈人中古传说一位终身漂零的犹太人阿加斯菲尔、也冒充过长命水和点金石的发明家等。人们都嘲笑他，说他四处招摇撞骗，卡桑诺瓦十八世纪意大

利作家，曾用法语撰写《回忆录》十二卷，描述同代人的风俗及本人的多次历险则在《回忆录》里说他是名奸细；不过尽管圣·热曼神秘莫测，人却长得堂堂仪表，在上层社会交际中很有人缘。奶奶至今爱他爱得神颠魂倒，倘若有人谈吐之间稍对他言辞不敬，她便会愠怒异常。奶奶深知圣·热尔曼有法子弄到大笔钱款，所以决定去求他帮忙。她给他写了张便条，请他尽快来看她。

“那位古怪老人立刻就来了，见奶奶正愁眉紧锁、心烦意乱。奶奶对他讲述丈夫如何粗横无理，说得昏天黑地，最后对他说，她全部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与他的交情和厚意上啦。

“圣·热尔曼沉吟了片刻，说：‘这笔款子我当然能为您报效，’他说，‘然而，我知道在您没能还清这笔款子之前，肯定会感到心神不宁，而我又也不想将您拖入新的烦恼之中去。我倒有个法子，能够使您将输掉的钱都赢回来。’

“‘不过，亲爱的伯爵，’奶奶答道，‘和您说实话吧，我根本没有钱了。’‘这事不需要花钱，’圣·热尔曼说：‘请您耐心听我把话讲完。’于是他向她传授了一个绝招，为这个绝招，我们中每个人都愿付出最为昂贵的代价……”

年轻的赌徒们倍加留意地聆听着。托木斯基点燃烟斗，深吸一口，又接着讲了下去：

“奶奶当晚来到凡尔赛宫，au jeu de la Reine 法语：在皇后那儿赌牌。由奥尔良公爵做庄。奶奶对其稍表歉意，说未能把欠的赌债带来。为替自己辩解，她还编了个小小的故事，随后就坐到他的对面下了注。她挑了三张牌，一张接一张地出去。三张牌全使她马上赢了钱，这样奶奶就把赌债全都赢回来了。”

“这不过是撞上了大运而已！”一位客人说。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赫尔曼说。

“牌上兴许做了什么标记?”第三位接着说。

“不可能!”托木斯基傲然地说。

“那就怪了!”纳鲁莫夫说,“你有位能接连猜中三张牌的奶奶,而你到头来却没能从她那儿学到一招半招。”

“事情没这么简单,这有什么法儿呢!”托木斯基答道,“她有四个儿子,我父亲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四兄弟都嗜赌如命,然而她却从未向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传授过那个绝招,尽管这对他们或许并非是什么坏事,对我也一样。不过,我的叔父伊凡·伊里奇伯爵曾信誓旦旦地告诉过我一件真事。已故的恰普里茨基,就是荡尽了数百万家私、穷困潦倒死去的那个,年轻时他有一次输掉了三十多万,输给了左里奇。他彻底绝望了。奶奶向来对胡作非为的年轻人非常严厉,当时不知为了什么竟怜悯起恰普里茨基来。她给了他三张牌,叫他一张接一张连着出,同时让他发誓从此戒赌。恰普里茨基到赢他钱的人那儿去。他们坐下来赌钱。恰普里茨基在第一张牌上押了五万,即刻就赢了钱;他押了两次倍注,便赢回了早先输的那笔钱,而且照样赢下去……”

“可现在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已经差十五分钟到六点了。”确实,此刻天光已然放亮——这伙年轻人喝完杯中酒,就各自回去了。

第二章

— Il paraît que monsieur est
décidément pour les suivantes.

法语：您似乎更喜欢那些使女。

— Que voulez-vous, madame?
Elles sont plus fraîches.

法语：有什么法子，太太？她们更娇艳。

—— 社交界闲谈

老伯爵夫人坐在梳妆室镜前，身旁侍立着三名使女。一个持着胭脂盒，另一个持着盒发卡，第三个端着一顶带有火红飘带的高顶包发帽。伯爵夫人俏美的容颜早已消逝，她对此已不再有丝毫的奢求，然而她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所有习惯，严格摹仿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流行款式，同六十年前一模一样，煞费心思地妆扮，耗费了那么长的时间。一位小姐坐在靠近窗前的绣架后，她是伯爵夫人的养女。

“奶奶，您好。”一名青年军官走进来，对她说道，
“Bonjour, Mademoiselle Lise. 法语：您好，丽莎小姐。奶奶，我想求您

件事。”

“你有什么事，保罗巴维尔·托木斯基的法语名？”

“请答应我给您引见一个朋友，周五舞会我带他去见您。”

“索性把他带到舞会去，到那时你再给我引见也不迟。昨天你到某人那儿去了么？”

“哦，去了！挺不错的。我们跳舞直到五点。叶烈茨卡娅可真够漂亮的！”

“噢，亲爱的！你觉得她哪儿漂亮呀？你该见到了她的奶奶达丽亚·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吧。我想她肯定也老了，达丽亚·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

“老了？”托木斯基心不在焉地答道，“七年以前她就已经死了。”

在窗口的小姐抬起头，朝年轻人作了个暗示。他这才猛然想起，他们一直把她这位女友的死讯隐瞒着老伯爵夫人，于是他咬了咬嘴唇。然而伯爵夫人得知这个消息，却似乎丝毫没有留意。

“死了？”她重复道，“我怎么不知道！我俩是一块儿被晋升为宫廷女官的。当领我们去觐见时，女皇陛下……”

伯爵夫人重新向她的孙子讲述自己的轶事，这事儿她都讲过几百次了。

“好了，保罗。”她最后说道，“你现在把我搀起来。丽桑卡丽莎维塔的爱称，我的鼻烟壶在哪儿？”

于是伯爵夫人与她的所有女仆到屏风后去了，以完成她的妆扮，房子里只剩下托木斯基和小姐。

“您想介绍的是什么人？”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低声问。

“纳鲁莫夫。您认得他么？”

“不认得！是武官还是文官？”

“武官。”

“工兵军官？”

“错啦！是骑兵军官。您怎么会把他当成工兵军官呢？”

小姐轻轻一笑，只字不吐。

“保罗！”伯爵夫人从屏风后面叫道，“请给我找本新小说来，不要流行本的。”

“您说什么，奶奶？”

“找那种小说，里边别有什么主人公掐死父母的事儿，也别有溺死的尸体，我最怕溺死的尸体！”

“眼下没有那种小说。不过，您想看看俄国小说么？”

“俄国还有小说么？那就请你拿来吧，少爷，去拿来吧！”

“奶奶，我得告辞了。我还有别的事儿。再见，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您怎么会把纳鲁莫夫当成工兵军官呢？”

说完，托木斯基走出了梳妆室。

房中只剩下了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独自一人——她撂下绣具，朝窗子外面望着。不一会儿，从街角的一栋房屋后边出现了一名年轻的军官。她的面颊上顿时泛起了两朵红云，于是又拿起了绣具，将头低向绣花绷子。此刻伯爵夫人已然穿戴整齐，踱了出来。

“丽桑卡，去吩咐人套马车。”她说，“咱们出去逛逛。”

丽桑卡由绣架后面直起身来，开始收拾起自己的绣活儿。

“你聋了么，丫头！”伯爵夫人嚷道。“去吩咐快点儿套马车。”

“这就去，奶奶！”小姐低声说，朝前厅快跑而去。

一名仆人走进屋子，带来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公爵送到的几本书。

“太好啦！为我向他道谢。”伯爵夫人说。“丽桑卡！丽桑卡！你究竟到哪儿去啦？”

“在换衣裳呢。”

“丫头，你忙个什么。再呆会儿！翻到第一章，给我念念……”

小姐拾起一册书，念了几句。

“大点儿声念！”伯爵夫人说。“你是怎么了，亲爱的？你嗓子哑了么？等等——给我拿个凳子。你能离近点儿么？”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又念了两页多，而伯爵夫人打了个呵欠。

“把书放下吧。”她说，“里面简直是胡扯！把它还给巴维尔公爵，替我向他道谢。嗯，马车备得怎么样了？”

“马车已经备好了。”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说，向窗外瞥了一眼。

“你怎么还没换衣裳？”伯爵夫人说，“总是让我等你！亲爱的，真叫人受不了。”

丽莎朝自己的房间跑去。没到两分钟，伯爵夫人就又没命地按起铃。三名使女朝一扇门跑去，贴身侍仆则跑进另外的一扇门里。

“怎么都叫不应你们啊？”伯爵夫人冲他们说。“去告诉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说我在等着她呢。”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身着宽腰连衣裙，头戴宽檐帽子，走了进来。

“您可到底来了，我的小妈！”伯爵夫人说，“怎么穿上这身衣裳？我不知道你这是要干嘛？给谁卖俏？今儿天气怎么样？好像是起风了吧。”

“一丝儿风也没有，夫人！外面的天气不错！”侍仆答道。

“你总是信口胡嘞！打开 *fortochka* 在大窗上开的小通风窗。这不是么，我就知道起风了，还冷得很呢！把马车卸掉吧！丽桑卡，咱们不去了，用不着打扮了。”

“这就是我过的日子！”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暗想。

实际上，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的生活极为不幸。但丁说过，吃施舍来的面包难受，踏别人家的台阶难走。若非这老贵妇人可怜的养女，又有谁会知晓寄人篱下的酸楚呢？某伯爵夫人的心肠倒并不怎么坏，这一点也无需赘言，可她毕竟是位养尊处优惯了的贵妇，所以十分任性执拗，她与那帮在余生既不再打算去谈情说爱又与现时社会格格不入的老年人同样怪吝，同样养成了冷酷的利己主义的恶习。她参与上层社会所有的娱乐活动，参加舞会。在舞会上她坐在角落中，满面脂粉，身着的服装式样已然过了时，好似舞厅中一件虽然难看又不可或缺的点缀。来客们走到她面前朝她深深鞠躬，好似在履行着一种明文规定的仪式，在此之后谁也不会再去理睬她。她严格遵守着礼节，在家中接待城里的名人，但却辨认不出任何人的长相来。不胜枚数的仆人在她的前厅和下房捞足了钱，也熬白了头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争相将这位行将就木的老太婆盗窃一空。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是家中最倒霉的人。她为伯爵夫人沏茶倒水，经常由于多放了点儿糖而受到申斥；她朗诵小说，还要为作者的过错担负起所有的责任；她伴随伯爵夫人去散步，还要为天气或道路的不好负责。她有一成不变的生活费，却从未领到过规定的那么多；然而她的装束却很受挑剔，她穿得要求与极少数富人那样高贵。在交际场中，她是个十分可怜的角色。大家谁都认得她，谁又都不在意她；在舞会上，只有在 *vis-à-vis* 法文：没有舞伴时才轮到她跳；每当女士们想到梳妆室去整